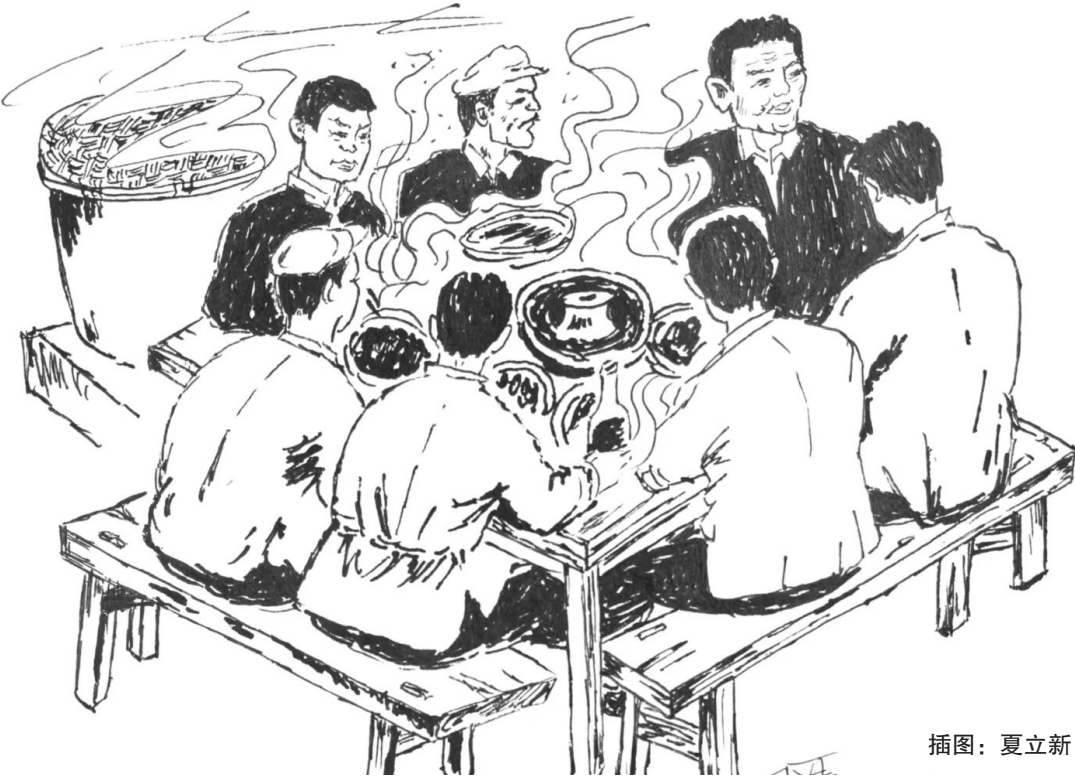


蔺海生 散文作品

杀年猪



插图：夏立新

小时候最盼望的美事儿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鞭炮放，有糖果吃。当然，让我更盼望的还是那一桌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杀猪菜”。它勾着我的馋虫儿，勾着我的魂儿。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进了腊月，我和小伙伴们数着手指头开始春节倒计时。这个时候，零星的鞭炮声和集市卖年货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真是声声入耳。

腊月里，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谁家杀年猪——小伙伴们可以看热闹，吃“杀猪菜”，吹猪尿泡。在农

村，一般过了腊月初六，家家户户就开始杀年猪了。到小年前后便是杀年猪的高峰期。杀年猪就意味着要过年了——年味在乡村荡漾开来，乡亲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笑容。这一段时间，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天天跟在屠夫后面，走东家到西家，看看谁家的年猪肥，比比谁家猪的尿泡大。

杀年猪的场面是真热闹啊。主人先将肥猪驱赶到猪圈外，屠夫和几个壮汉将猪按倒在地、四蹄绑住，再往案板上一放。猪挣扎着的时候，屠夫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将雪亮的杀猪刀对准猪脖子，猛一刀，鲜红的猪血便溅进主人事先准备好的盆子里。

烟花易逝

谢松良

在充斥着钢铁与机械气息的宝丰厂角落里，我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每日与机器相伴，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然而，这份平静被一个名叫小东的工程部设计师打破了。他眼中总是闪烁着热情的光芒，对我展开了追求。

虽然小东的热情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并未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与我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形象大相径庭。尽管他频频送来鲜花、巧克力和手工制品，我却无法对他产生感觉。

我曾明确拒绝过他，但他却越发执着。他的礼物堆满了我的抽屉，而我却无法回应他的感情。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些礼物转手送人，或是扔进垃圾桶。然而，小东却像着了魔一般，依然坚持不懈。

某日，哥哥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带着几个朋友在厂门外拦住了小东，对他拳打脚踢。小东的脸鲜血淋漓，却选择了默默承受。他没有报警，也没有向我透露半句。

此事在厂里迅速传开，我虽然感到内疚，但并未向他道歉。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他自找的，他应该明白我对他并无感情。不久后，他选择了辞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他的离开并未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大改变，我依然每日与机器相伴，过着平淡的生活。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种莫名的孤独和寂寞开始侵蚀我。我开始怀念那个曾经给我带来烦恼的小东。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如果当初没有那样决绝地拒绝他，现在的我会不会更幸福？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便如野草般疯长。小东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开始关注他的消息。

然而，命运似乎在捉弄我。半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在工厂附近的马路上独自漫步，月色朦胧中，我意外发现了小东的身影。当我准备走向他时，却看到他身旁站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儿，两人手牵手，笑容满面。我的心瞬间沉了下来，原来他已经开始了新的恋情。

我默默地站在远处，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心中的失落难以言表，那个曾经给我带来烦恼的小东，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躲进湖边的亭子避雨。人群拥挤，让我透不过气来，心情越发烦躁。这时，有人挤到我身边，我抬头一看，竟然是小东。

他递给我一把雨伞，我接过时手微微颤抖。他轻声问道：“你还好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说：“我很好。”然后是良久的沉默。

我们并肩站在亭子里，看着雨水在湖面上泛起涟漪。心中的情感如波涛汹涌，我终于鼓起勇气问

你的眼睛

魏东宁

一天，妻子让我带身患肌无力综合征的大姐到医院检查眼睛，说是大姐怀疑自己得了白内障。说实话，我特别不愿意带亲戚、朋友去医院看病，因为现在的人情债太重，可是又不好明说。

我推脱道，她儿子不是在省城嘛，去那里检查多权威呀！妻子说，大外甥在外地培训挺忙的，让你办点事儿咋这么费劲呢！

我有个哥们儿叫大宽，在卫健委当领导，他把医大附属医院的眼科姜主任介绍给了我。有了姜主任的关照和疏通，各项检查一路绿灯，免去了排队久等之苦。

检查的结果证实了大姐的猜测，她的双眼患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姜主任建议，右眼现在就得做手术，左眼可以缓一段时间再做。

大姐忙问手术费和医保报销的比例，大姐夫又问了进口晶体和国产晶体的性价比，以及各自的优点。我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暗自佩服他们之前做足了功课。

大姐和大姐夫都是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东拼西凑，开了个早点摊儿，他们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

姜主任不厌其烦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之后，说，现在的白内障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几分钟的事儿。如果你们决定做，我可以请我的恩师刘院长做，他可是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退休后院里返聘，一周只来一天。大姐和大姐夫非常高兴，谢过姜主任，就回家准备了。

第二天，姜主任打电话告诉我，刘院长答应给大姐做手术。我听后非常高兴，正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的时候，大姐的电话先打来了。

大姐说，儿子听说她要去做白内障手术，建议她把附属医院的检查报告传给他，他找省城医院的朋友看看是不是吃了治疗肌无力综合征的药物造成的。姜主任正在外地出差，听说大姐索要检查报告，语气明显冷淡了许多。他冷冷地说，我负责任地说，她的眼病和治疗肌无力综合征的药物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她想要检查报告，等我回去再说吧。

回到家里，我对妻子说，姜主任好不容易约好了刘院长给大姐做手术，她居然要去省城做手术。妻子疑惑地说，不能吧？我不高兴地说，她还想管姜主任要检查报告，这不是让人家为难吗？妻子打圆场说，大姐节俭惯了，你就别挑她了。

在妻子的一再追问下，大姐终于道出了实情。省城医院报销比例比这边高，她儿子还托人找了个专家，算来算去，还是觉得去省城划算。大姐最后说，不会让你们白欠这么大人情。

没办法，我只能通过大宽拿到了检查报告的复印件，传给了一直催促我的大姐。大宽不解地问，你怎么得罪姜主任了，人家可不高兴了。我当然知道她生气了，发了几次微信都没回复，打电话也不接。

我必须编一个天方夜谭似的借口，才能给姜主任一个合理的解释。大姐犯病卧床不起，不能手术了。这是目前为止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一个理由了。

待猪血流完，主人便往盆子里撒点儿盐，用高粱秆子开始搅拌。

放完猪血，屠夫和几个壮汉合力将猪抬到灶台上，开始给猪焅毛。待猪“赤身裸体”了，便被屠夫和几个壮汉吊到房梁上开膛破肚。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得到猪尿泡，为此，便不停地央求屠夫。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有一回，村里肖姓屠夫在我们这群小伙伴“死缠烂打”下，鼓起嘴巴将猪尿泡慢慢地吹胀。我们提心吊胆地看着越来越大，甚至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猪尿泡。这个时候，肖姓屠夫灵巧地在吹气口处打了个结，然后，把气球一样的猪尿泡扔给惊魂未定的我们。在胡同里，我们雀跃地将猪尿泡踢来踢去，谁也不会在乎，就在十几分钟前，一头猪才刚刚离世。

小时候我家每年也要杀一头年猪，那头猪是父母用野菜、豆饼、糠，从春至夏，从秋到冬辛苦一年喂养大的。

杀年猪的时候，母亲总是远远地躲开，避开喧闹的人群，远远地张望着。有几次，我看见母亲用衣袖擦拭着眼睛。这让我想起了腊月后，母亲每次喂猪时，停留在猪圈前的时间越来越长。和贪吃的我不一样，母亲的心里藏着不舍。

杀了年猪，就可以吃到盼望已久的“杀猪菜”了。“杀猪菜”的做法在我们那儿一般都一个样儿——将猪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块儿，配上酸菜、冻豆腐、粉条以及花椒、大料、葱花、姜片、食盐等调料一起下到锅里。灶洞里架上木柴，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冒泡儿，炖一两个小时，“杀猪菜”便做好了。大铁锅里热气腾腾，农家小院肉香弥漫，我和弟弟馋得直流水……

当然，每年杀年猪我和弟弟也不闲着，我俩会遵照父母的安排，去邀请左邻右舍的长辈和本家亲戚来家中做客。酸菜炖肉、血肠、干菜扣肉、红烧肉……再佐以蒜酱或韭花酱，真是香极了。屋里炉火，屋外雪花，大人们推杯换盏，我和弟弟吃得小肚子圆鼓鼓的……

儿时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如今，日子过得好了，只要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可以过着像小时候过年一样的日子。但儿时杀年猪的场面，农家飘香的“杀猪菜”，胡同里踢猪尿泡的小伙伴，却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

纪念日

陈敏

有没有这样一个日子
独属于你和我，被闪电击中的流水
或者从一段共同的故事中
结晶，并分离出来

仿佛那个黄昏点燃篝火
你不停添入枯枝
添入彼此的冷与暖，迷途与钟鼓声
直到黎明取走灰烬里最后一丝光

仿佛那时后背中箭
你准备剪刀、钳子以及钩线
它们像你一般敏感、颤抖
拔掉虚妄的箭头和鲜血道减
各是一种语言，纱布有足够的留白

有时又简单如你，在五月槐树下回头
那擦去尘埃的一眼啊

当我沉眠于无休止的黑暗
每年初秋固定的时辰，你还会来
却不忍再叫醒一个孤魂
你轻声念着，被露珠打湿的旧诗句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11期）

宋岩诗词三首

宋岩

假如我是……

假如我是一片叶子，
我一定萌芽在苍茫、料峭的冬末，
成为温暖春天的第一抹绿色。

假如我是一簇花朵，
我一定绽放在无际的荒漠，
用希望演绎生命的顽强。

假如我是一粒石子，
我一定镶嵌在松动的石缝里，
用身体将岁月的侵蚀阻隔。

假如我是一滴墨水，
我一定流淌在空白的信笺上，
成为一句最真诚最深情的诉说……

假如……
假如我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
我都会用奉献点燃希望，
唱响生命嘹亮的赞歌。
我都会用爱倾诉，
感恩岁月的蹉跎。

假如就是时光流转中，
我们对人生意义真正的思索，
假如就是步履蹒跚中，
道路边那朵美丽的花儿，
假如就是一首最动听、最真挚、最激情的生命之歌！

如梦令·晨起

煮鸟晨步惊露，漫卷云霞飞渡。晓
光染窗根，角楼梦痕无处。

轻数，轻数，一笺小语如故。

霜天晓角·春趣

细雨初歇，悄悄柳梢遮。悠悠云逸
风逐，炎日照、花香蝶。

景曰，人亦曰。此意谁与说？惟见
席下闲燕，弄低语、衔梨雪。

自觉欠情又理亏的我宴请了姜主任，作陪的大宽和几位好朋友更是竭力化解我和姜主任之前的不快。

两杯茅台酒下肚，姜主任的眼睛变得通红，已经到了量的他，拉着我的手，含糊不清地说，省城不少医院的眼科专家都是我恩师的学生和朋友，如果大姐想去省城做手术，你尽管说话……被人家看穿了底牌，让我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好吞吞吐吐地说，大姐……去省城……已经走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好喝兴奋了的大宽大声张罗喝酒，其他人也兴奋地跟着起哄。也许是我的音量太低了，也许是姜主任喝多了，也许是大家嘈杂声音的干扰，姜主任没能听全我的原话，他直接就僵住了，吃惊地问，肌无力吗？世界级的难题，你……可要节哀顺变啊！

姜主任制造的乌龙效果，不正是困扰我多时的天方夜谭似的借口吗？我将错就错，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姜主任不顾大宽的劝酒，拍着我的肩膀，不好意思地说，是我错过了你，这杯酒算我赔罪了。

大姐从省城归来，我和妻子买了些营养品过去看望，我们进门时，他们正在看电视。大姐夫说，右眼的手术很成功，我们非常满意。我疑惑地问，左眼呢？大姐笑着说，你们欠了姜主任和他恩师那么大的人情，我也过意不去，左眼还是留给刘院长做吧！反正姜主任说也不着急。

我觉得时间一下子就凝滞了。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11期）